

第二十三章 徵求假成親

碧姜一走，屋子裡的氣氛就冷下來。

周梁盯著青雲，冷聲道：「去把柳氏請來。」

周老夫人哪裡同意，忙喝道：「不許去，一個奴才說什麼你就信，你還像個侯爺嗎？」

「母親覺得我不像個侯爺？」周梁青著臉，想起在外面聽到的那些話，越發的難堪。

想起那些私下說他不像個男人，連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，大長公主自請與他和離，是因為他無能的話，若是別人知道在他的府中，他連個妾室都護不住，那些人還不知將如何詆毀他。

「娘，既然您要護著柳氏，那兒子無話可說，只不過她到底是有害人之心，若不懲戒，將來還會再犯，我已與大長公主和離，府裡再也不需要有什麼側夫人，柳氏側夫人的身分換成姨娘。」

「梁兒，她可是你的表妹。」

「娘，您看京中哪個世家除了正室，還有側夫人的？我府裡有這麼一個側夫人，您覺得還會有人想要嫁進來嗎？」更別提他還是護國大長公主的前夫。

果然，一提到他的親事，周老夫人就冷靜了下來，仔細思量一番，覺得他說得沒錯，只是把侄女從側夫人降成姨娘，做為姑母的她，臉上無光。

想了想，周老夫人想再爭一爭，「就不能不這麼做嗎？」

「娘，柳氏犯了錯，難道我們要當成什麼都沒發生嗎？」

周老夫人臉色不善地看一下青雲，冷哼道：「都是一個賤婢胡言亂語的，你也真信，這賤婢心懷不軌，來人，帶下去關起來。」

「侯爺，奴沒有，奴冤枉啊！」青雲喊著，撲過去拉著周梁的袍襖，「侯爺，您要為奴做主啊，奴什麼都不知道……」

周梁對上她祈求的眼神，她說得沒錯，一個落花巷裡出來的姑娘，哪裡會聽說過紅花，更別提見過了，恐怕真是被柳氏所騙，以為是補藥了。

「娘，兒子難道連自己房裡的妾室都不能做主了嗎？」

周老夫人心一驚，「梁兒……」

周梁垂眼看著跪著的青雲，像是要和誰賭氣一般，倔強地道：「以後柳氏、綠衣和梅生都是姨娘，青雲，就提為通房吧。」

聞言，青雲一喜，通房到底算是一個名分，地位雖然低，可總比以前要好。

外面有下人通報說常太醫到了，周老夫人忙換了一下臉色，讓青雲起來。

「那就這麼辦吧，讓常太醫進來。」

常太醫原還納悶著，以為大長公主生病了，沒想到是請他來替侯府的一個妾室看病。一進屋子，見周侯爺和周老夫人都在，只把綠衣當成寵妾，把過脈、開了方子就離開了。

常太醫走出侯府的門，轉而折去護國大長公主府。

據九和碧姜一起接見他，碧姜面帶歉意地道：「勞常太醫跑一趟，實在是我那義

妹身子太弱，我怕她……情急之下才遞了大長公主的帖子將常太醫請來。」
常太醫見大長公主在上首坐著，就知道此事是經過大長公主同意的，哪裡真會計較，忙嘴裡說著應該的，心道：怪不得周侯爺和周老夫人那麼重視那個妾室，原是玉山郡主的義妹。

他們在宮中與那些妃嬪們打交道，早就養成了遇事不問的性子。

大長公主自打回京後，極少去宮裡請太醫，算起來，這還是頭一回。

見常太醫望過來，據九微微頷首，常太醫立馬就明白，大長公主是在給郡主撐腰。

「常太醫，綠衣的身子調養好後，還能有子嗣嗎？」

「若是那位姑娘按臣開的方子仔細調養，是還能孕育子嗣的。」

碧姜點點頭，看來那些落花巷裡出去的瘦馬們，之所以大部分都不能生養，與她們原本餓瘦的體質有關。

「那煩請常太醫替我把個脈，再給我開一張方子。」

常太醫會意，這位郡主與剛才那位姑娘來自同一個地方，以後要想有孩子，確實要趁早調理身體，只是把過脈後，常太醫卻皺起了眉頭，「敢問郡主，可來過月信？」

碧姜猛然想起，似乎她重生的那一天起就沒有來過經水，按年紀來算，她現在早超過十五歲了，是不是因為她長得太過瘦弱，所以才沒有月事？

她答道：「不曾。」

常太醫聽到她的回答，心裡有譜了，郡主的身體比方才那位綠衣姑娘要差，他仔細地斟酌一番才寫下方子。

碧姜捏著方子，見上面用的都是養血的藥材，且多為名貴。

這時，一隻大手從她手中取走方子，細細看了起來，看完以後遞給挽纓，「照著方子，每日替郡主熬一份。另外血燕不能斷，還有一些寒涼的東西，不要送到郡主的面前。」

他語氣平常，碧姜卻莫名覺得燥熱，她後知後覺地想起來，他與自己再親近，也還是個男子。

常太醫告辭後，她越發覺得不自在，低頭掩飾般，用銀叉去取桌上的涼瓜，只是還未叉起就被他按住了。

他道：「此瓜性涼，不宜多吃。」

他的手修長如玉，比起她的手要大上許多，幾乎將她的手全部包住，那種異樣的感覺重新漫上心頭，可未等她細思，他的手已抽離，轉而將另一碟丹荔推到她面前。

「此果性熱，宜食。」

她哦了一聲，面無表情地吃了一顆。

三日後，朱太君下帖子邀請碧姜去賞花。

碧姜原以為朱太君必是請了上次比較中意的幾位姑娘，想做進一步的瞭解，然而

到了國公府才知道此番朱太君只請了她一人。

朱太君親自出門相迎，她穿的是常服，沒有佩戴多餘的首飾，整個人素靜平和，她笑道：「上次初見郡主，臣婦覺得一見如故，正巧府中的荷花盛開，故而邀郡主來賞花。」

碧姜微笑著，與她一起進去。

沒有上次的那種喧鬧，正院中很是清靜。

下人們已把湖邊水榭佈置妥當，連紗幔都換成粉色，輕風徐來，紗帽飄風，與湖中的搖曳的荷花交相呼應。

水榭之中設有高臺，高臺之上，擺著桌几，桌几之上，則是瓜果點心和茶水。

朱太君邀她入座，兩人同時落坐。

碧姜舉手投足之間俱是優雅，看得朱太君心中暗暗點頭，國公爺的眼光倒是不差，能在眾女之中挑中郡主，頗有眼力。

尋常世家的女子，都沒有郡主這樣的風範，更別說郡主還是那樣的出身，如若不說，連她都看不出來。

水榭臨湖，鼻息之間是荷花的陣陣幽香，還有荷葉的清香和水氣。

桌上的點心甚是應景，荷花糕，形似荷花，入口即化，蓮子酥清香撲鼻，就連茶水中都飄著乾荷花瓣。

「不知郡主的喜好，若是不合郡主的口味，臣婦命人再準備。」朱太君說著，伸手做了一個請的姿勢。

碧姜微笑地捏起一塊點心，「太君用心了，我很是喜歡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

朱太君見她真的用了一塊，放下心來，跟著也用了一塊。

放眼望去，除了她們再無別人，想來是朱太君早做安排，不許旁人靠近，可碧姜是知道國公府裡那十一個庶子，還有他們的生母、媳婦和兒女的。

朱太君許是猜到她在想什麼，無奈地道：「這是正院，國公爺有令，命他們無事時不許來正院，要不然，就是再有荷花美景也無心觀賞。」

碧姜點頭，國公府那一堆人確實糟心。

「臣婦一生無兒無女，若不是國公爺，現在還不知道被排擠到了哪裡，國公爺公務繁忙，常常不在府中，臣婦就是想找個人說話都沒處找，時常想著，國公爺趕緊娶個夫人進門，就算他不在府裡，臣婦和媳婦娘倆也能有個伴，只是……國公爺似乎並沒有要娶妻的意思……」說完，朱太君看向碧姜。

碧姜心裡想著，朱太君必是想知道上次託付的事情，問出了什麼結果，可終究要讓她失望了，隱和現在的大長公主是同一個人，大長公主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嫁進國公府的。

「太君，上次妳讓我問大長公主的事情，我已探過話，大長公主在邊關受過重傷，身子已是大不如前，大長公主的意思，怕是不會再嫁。」

「這樣啊……」朱太君低眸，像是在想著什麼，過了一會兒才重新抬起，釋然一笑，「大長公主性情堅毅，令人佩服。既是如此，也是我們國公府沒有這個福分。」

「敬國公文武雙全、氣宇不凡，如此位高權重的青年男子，放眼京中，怕是再難找出另一個，如此男兒，定當配最好的女子。」

聞言，朱太君的笑意加深，「能得郡主這句話，臣婦就放心了。」

碧姜覺得她話裡有話，細一深究又覺得自己想多了，索性不再言語，端起茶杯，輕抿一口，正看著四處的景致，卻瞧見不遠處的路上似是有位姑娘走近。

莫非朱太君還邀請了另外的姑娘？

眼瞅著那姑娘進了水榭，碧姜也看清了對方的樣子，明眸皓齒、唇紅膚白，還有一雙翦水秋瞳，不禁心道：這位姑娘長相甚是貌美，不知是哪家的姑娘？上次壽宴時可沒有見過。

朱太君也看到了那姑娘，臉上的笑意頓時變淡。

「姑姑，六娘不知姑姑有客人，打擾了。」

碧姜明白過來，這位應該是朱太君的娘家侄女。

自古以來，表哥表妹，青梅竹馬，成就了許多美滿的姻緣，而朱太君不是隱的生母，若是想更加鞏固與隱的母子關係，最好的法子就是把自己娘家的侄女變成兒媳。

如此想著，她看向朱六娘的眼神就帶了審視。

朱六娘美則美矣，卻有一股子小家子氣，不過這也難怪，朱家在上一代還算是不錯，可傳到朱太君哥哥的手上就漸顯頹勢，到現在，若不是有朱太君，恐怕很少有人能記起朱家。

朱太君要是想提攜娘家，把侄女嫁給隱是上乘之選。

碧姜在看朱六娘的同時，朱六娘也在心裡想著，眼前的女子年紀看著不大，但那驚世的美貌，就連自詡貌美的自己都黯然失色，她一直有信心能俘獲國公爺的心，就是仗著比別人出色的長相，但是現在，她心裡有了不好的猜想。

「這位是玉山郡主。」朱太君淡淡地介紹著。

朱六娘行過禮，心裡的感覺更糟，上次姑姑宴請京中夫人，她就猜到是替國公爺相看。這次她一聽姑姑請了一位姑娘上門，就隱約想到，姑姑心裡怕是有了人選。想到這，她不禁滿心怨恨，別人家的姑姑都千方百計地提攜娘家人，替自己的侄女操心婚事，她這個姑姑倒是好，平日不搭理娘家人，連親侄女都不太親近。

「小女子朱氏六娘見過郡主。」

「免禮吧。」

「謝郡主。」

朱六娘行過禮，乖巧地立在朱太君的身後，看樣子是要親自服侍朱太君。

碧姜有些不悅，暗道朱太君讓自己探大長公主的話，不會就是想讓隱徹底死心，好安排自己的娘家侄女嫁進國公府吧？若真是這樣，那朱太君與其他婦人也沒什麼分別。

她本以為朱太君至少是向著隱的……隱在這國公府裡也太可憐了，連一個真心為他的人都沒有。

朱六娘替朱太君斟滿一杯茶，又給碧姜倒滿。

見狀，朱太君道：「六娘，這些事情有下人做，妳放著吧。」

「姑姑，下人做的，哪有六娘做得好。」朱六娘說著，乖巧地重新站到朱太君身後。

朱太君笑道：「六娘，昨日聽說妳要做個什麼糕，做得怎麼樣了？」

「姑姑，六娘尋姑姑就是因為這事。荷葉糕已經做成，正想讓姑姑您品嚐一下，一打聽才知姑姑您有客人，六娘怕獻醜，故而命留香在外面候著。」

她拍了一下手，就見一個丫頭托著一碟子糕點進來，糕點碧綠剔透，散發著荷葉的清香。

朱六娘用銀叉叉起一塊，托到朱太君的嘴邊，「姑姑，您嘗嘗？」

朱太君似是有些不習慣，可到底沒有拂自家侄女的面子，張口咬進嘴裡。

「姑姑，怎麼樣？」

朱太君道：「不錯，甜度適中，還有些嚼勁。」

朱六娘似是很歡喜，看向碧姜，「郡主，您嘗嘗，若不合胃口，小女子再改方子。」

碧姜笑了下，也用了一塊，確實與平日吃的點心不同，頗有嚼勁，吃完後唇齒之間還有淡淡的荷葉清香，這位朱六娘倒是有些巧思。

「好了，六娘，妳先去忙吧，我與郡主還有一些話要說。」

朱太君發了話，朱六娘只能笑著告退。

她一走，朱太君就面帶歉意地對碧姜道：「讓郡主見笑了，這是我娘家的侄女，行六，上頭還有五個姊姊。不瞞郡主說，從我那大侄女長成開始，臣婦的身邊就沒離過侄女。」

碧姜很驚訝與她會說起娘家的事情，不由得認真聆聽。

朱太君歎了一口氣，「臣婦與老國公的事情，想必郡主聽說過吧？」

「聽大長公主提起過。」

「都是孽緣，臣婦與老國公自小訂親，後來老國公要娶國公爺的生母，毀了婚約，臣婦本想著，不嫁他也好，他那時候就混，正妻沒進門就弄出八個庶子，誰知道國公爺的生母自請下堂後，臣婦的哥哥得了好處，又把臣婦嫁進國公府來。因為此事，臣婦對大哥大嫂心中頗為怨恨，是以並不願意把自己的侄女弄進府。」

老國公和朱太君的事情，碧姜是知道的，她不知道的是，朱太君嫁進國公府竟是因為娘家大哥的關係。

朱太君苦笑一聲，「自打臣婦的娘家大侄女過了十六歲，就住到了國公府，那時候他們看上的是大老爺，後來又是二侄女，一直到現在，變成了六侄女。」

碧姜恍然，原來如此，這麼說來，朱太君並不想把自己的侄女嫁給隱，是她想岔了。

「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。」

「可不是嘛，別人都以為臣婦這個後母居心不良，其實臣婦是真心盼著國公爺好。臣婦無兒無女的，說白了，以後還得靠著國公爺，臣婦萬不會寒國公爺的心，讓他與自己離心。」

朱太君說得坦誠，碧姜卻是越聽越覺得有些不對，一般的世家夫人是不會對外人

提起家族私事的，可朱太君在她面前卻是毫無芥蒂，什麼都說。

她皺著眉，喝了一口茶水。

朱太君觀察著她的神色，暗想自己今天已把話都說開了，其他就是國公爺的事情了。

正想著，就見湖的那邊，離開不久的朱六娘在與什麼人說著話。

碧姜眼尖，一眼就認出了據九的身影，他像是剛下朝，身上的朝服還沒有換，遠遠望去，他似乎也朝她這邊看過來。

朱六娘一手扶著頭，像是要暈倒的樣子，她晃了幾下，見據九退後一步，沒有相扶的意思，羞赧地道：「表哥，六娘失禮了，實則是今日起得早，有些勞累。」

見他沒有什麼反應，便又道：「表哥，姑姑那裡有客人，您還是等會過去吧。」

說著，朱六娘再彎腰行了一下禮，身姿優美地朝另一邊走去。

碧姜的心全部飄到了湖的那一邊，她想著，雖然朱太君沒有那樣的心思，但朱六娘與朱家人明顯是懷著那樣的目的，所以才會一直住在國公府。

朱太君順著她的視線望去，驚喜地道：「國公爺下朝了。」

據九進入水榭時，碧姜裝作不太相熟的樣子與他見禮。

做為一個未出閣的姑娘，按規矩是不能見外男的，碧姜便微側著身子，不與他正面對著，正想著是否要告辭，就見朱太君起身朝外面走去。

朱太君邊走邊道：「國公爺今日下朝晚，必定還沒有用朝食。」

他沒有用朝食，也不用妳親自去準備啊？碧姜心裡想著，略有些不自在。

她終於明白朱太君的意思了，敢情朱太君不怕家醜，與她托底相告，是想撮合她和隱，而現在讓他們獨處，分明是讓他們相看。

她和隱，怎麼可能？

她心裡失笑，可再看向他時，笑意停頓，論五官長相，她自認從來沒有見過能與他相提並論之人；論武功學識，他是她的屬下，她清楚他的本事；論身分地位，他現在貴為國公，放眼京中，實在是再難找出一個這樣的男子。

怪不得那日朱太君設宴，但凡是家中有嫡女的都帶了出來，如此上佳的乘龍快婿，人人恨不得先下手為強，若不是他與「大長公主」那捕風捉影的關係，只怕早已成親生子。

想到這裡，她突然覺得心裡不舒服了起來，就好像自己一直暗藏的寶貝現於人前，被眾人覬覦了一般。

她想再次把他藏起來，不讓其他人見到。

「今日這麼晚，朝中可是有什麼事情？」既然下朝晚，必是朝中有事耽擱。

據九點點頭，坐在原來朱太君坐的位置，與她面對面坐著。

輕風吹起，粉紗飄飛，從湖的那邊望向水榭，忽隱忽現的間隙中，男子俊逸出塵，女子絕美嬌小，就算看不清兩人的表情，都能感覺到他的舉止間的那種情意，毫不掩飾。

所謂當局者迷，旁觀者清，湖那邊的樹叢後面，朱六娘遠遠地望向他們，一臉的不甘心，而水榭中的男女，一無所覺。

碧姜看著他自然地替兩人斟著茶水，靜靜地等待著他的回答。

「今日早朝後，陛下說太后想見我，我去了太后的萬福宮。」

「太后要見你？」

她疑惑地想著，太后輕易不會見外臣，除非是事關女眷之事，否則不會召見臣子們，莫非在他的婚事上面，太后也想插一手？

果然，她的猜測得到證實。

「在太后的宮裡，她特意替我引見了她的堂妹，趙家的九姑娘趙靜玥，並說我們有緣，在家族中都排行第九。」

碧姜冷冷一笑，「排行第九就是有緣了？她們趙家既然有九姑娘，那不是還有上面一到八個姑娘嗎？她自己就是趙家的大姑娘，怎麼不說她們趙家的姑娘都與你們家的庶兄有緣？」

話一出口，她就有些後悔，貶低太后，無疑是對死去的皇兄不敬，但心裡到底對太后有氣，面色雖難看，卻未曾改口。

據九低頭輕笑，她這般模樣實在是少見，從前的她永遠理智冷靜，就是偶爾玩笑，也是點到即止，鮮少放縱。

「趙家這兩年頻頻動作，雖然趙太傅已經致仕，但架不住宮裡的太后和皇后都是趙家女，再加上還有大皇子，論勢力，趙家不如此郡王，可或許就是因為如此，他們才想急於拉攏京中的世家。」

趙家雖然姑娘不少，但一直是清貴之流，當年父皇有意壓制趙家，所以趙家的姑娘除了太后，俱都嫁入一般的書香門第，而皇兄也是同樣的想法，他登基後，趙太傅就識趣地上摺致仕。

若想朝內安穩，就不能有坐大的外戚。也是近幾年，陛下漸長，邊關無戰事，朝中還算穩固，宮中又是以太后為尊。趙家人才開始有了其他的想法。

他們家的九姑娘，碧姜有些印象，似乎頗有些才氣。

但那時候的碧姜，是不會留意皇嫂家的一個年幼堂妹，哪想得到，過去不在意的人，現在一個個的都蹦到了自己面前，不過冒出來再多的人也無所謂，關鍵是他怎麼想？

「你見過那趙家九姑娘之後，有何想法？」她問著，不明白自己心裡為何會緊張起來，似乎他的回答對自己至關重要。

他神色平靜，修長的手指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那低垂的睫毛根根分明，似乎在輕顫著。

她緊盯著他，心中暗道：一個男子怎麼會長得如此好看。

「我是妳的屬下，對於朝事，妳看得比我透澈。妳說，我該如何是好？」他放下茶杯，並未回答，反而把問題拋還給她。

她微怔，他是他的主子沒錯，但那都是以前的事情，現在的她，只是一個受大長公主提攜的姑娘，哪裡能做一個國公爺的主？

他還能視她為主，她很欣慰，但終身大事，他應該自己把握。

心裡雖是這樣想的，出口的話卻是南轅北轍，就聽見她道——

「趙家用心，昭然若揭。且不說那九姑娘人品才貌如何，到底只是太后的堂妹，趙家幾房，除了趙太傅外，其餘眾人職位並不高，從身分上講，並不相配。」

「我知道了，我尋個機會婉拒吧。」

其實在萬福宮的時候，他已當面婉拒太后讓趙靜玥送他出宮，太后若是精明的，就能明白他是變相的拒絕。

「拒絕了一次，不能拒絕第二次，否則皇威何在？根本的解決法子，還是你儘快成親，省得一堆惦記的。」

他沒有說話，幽深的眼眸中翻湧著看不清的情緒。

她不自然地避開他的眼神，想到他一直沒有娶妻，或許正是因為他的另一個身分，那個身分若是被人無意中拆穿，不知會引起怎麼樣的波瀾。

說到底，都是自己的緣故。

想著，碧姜道：「若不然，你尋個機會讓我病逝吧。」只要她的身分死去，他就可以過自己的生活了。

「不行。」他斬釘截鐵地回著，「裕西關一帶已有異動，若是護國大長公主現在病逝，只怕他們就會立馬舉事，到時候朝中無人可派，豈不是要答應他們的請求，割地賠銀？」

沒錯，此時確實不是她悄悄病逝的好時候，但他年紀已經不算小，近三十的男子，不能再拖。

就在她冥思苦想的時候，他突然一撩袍子跪了下來，誠懇地道：「我有個不情之請，未免太后和其他人家再惦記我的親事，還請妳暫且委屈，假裝嫁進國公府。一來，我們便宜行事；二來，能斷了別人的念想。」

不遠處，似乎能看到朱太君的身影了，他又加了一句，「再者，我這繼母心慈，定然會與妳相處融洽，至於那些庶出兄弟們，一牆隔之，讓他們另立門戶。」

眼看著朱太君漸漸走近，碧姜急道：「此事容後再議，你先起來。」

「妳若不答應，我就不起。」

她心中急得很，這個死心眼的男人，幾年不見，脾氣還是這樣的倔，不過他說的也是，他所擔負的是自己的責任，若是自己連小小的犧牲都做不到，確實有些說不過去。

這麼想著，她點了點頭，「起來吧，我應下就是。」

聞言，他眼裡湧起狂喜，但快速地壓下去。

等朱太君進水榭時，他已神色如常地坐好。

第二十四章 婚事激起千層浪

朱太君未曾假手他人，親手端著托盤，盤中有三色點心及一碗粳米粥，還有三碟子小菜，看樣子費了心思，確實是她親手備下的。

「讓國公爺久等了。真是對不住郡主，我一急就把郡主給忘記了，幸好國公爺替臣婦招待郡主，否則臣婦真是太慚愧了。」她說著，把托盤中的東西放在桌子上。碧姜起身，幫她擺碟子。

「讓郡主見笑了，國公爺一忙起來，總是忘記吃飯，臣婦每每心急，他在哪裡，

就把飯菜送到哪裡。」

「無妨。」碧姜說著，倒真是不好意思再留了，「今日多謝太君的邀請，大長公主府裡還有事情，玉山告辭。」

「郡主……」朱太君喚住她，拉著她的手，「今日之事，對不住郡主，改日臣婦再做東，請郡主來做客，還請郡主賞臉。」

碧姜看了一下水榭中的男子，點了點頭。

朱太君親自送她出門坐轎，再折回水榭，據九已進食完畢，正背手站在扶欄邊上，長身玉立，靜如青柏，天地萬物，不及他半分顏色。

似是聽到腳步聲，他慢慢地回頭，「郡主回去了？」

朱太君輕輕一笑，「是，郡主的性子倒是不太拘小節。」

「母親，您派人去大長公主府裡提親吧，越快越好。」他說完，人已出了水榭。朱太君立在原地，她還以為要費一番波折，沒想到這麼容易，不知方才他和郡主說了什麼，怎麼事情就成了？

但疑惑歸疑惑，他願意娶親，朱太君還是很歡喜的，只是他說儘快，到底要多快？她不清楚，想著明天上門總不會錯。

她一邊命人進水榭收拾，一邊趕緊帶著自己的婆子回到住處。

婆子見她要翻庫房的冊子，小聲地問道：「太君可是要送禮？」

「沒錯，妳來幫我看看，下聘用哪些東西比較好。」

婆子一聽下聘，就知道是國公爺的親事有了眉目，忙與朱太君商議起來。

前頭的老國公寵妾滅妻，她們正房根本就沒什麼好東西，再者朱太君嫁進國公府，她大哥大嫂只圖表面風光，真正的好東西也沒有多少。

所幸國公爺這幾年得了一些賞賜，她都另外封存著，看樣子都要取出來，什麼玉如意、紅珊瑚，統統都要用上。

主僕兩人一直討論到深夜，朱太君想來想去，請誰去提親都不如自己走一趟顯得重視，於是她決定自己去護國大長公主府裡提親。

那邊碧姜回到護國大長公主府，一路都在想著自己答應下來的婚事，雖然與他成親是最好的解決方法，但她的心裡總有些怪異，那種怪異還夾雜著一種莫名的興奮，令她好生納悶。

今日據九沒有回護國大長公主府，她一夜難眠，在床上翻來覆去的，腦子不由自主地想到他們成親時的場景，不停地想像著他著吉服的模樣。

過了許久，她像是醒過神來，狠狠地唾自己一口，他們成親不過是權宜之計，她真是越活越沒出息了，竟然胡思亂想起來，好不知羞。

第二天，朱太君親自上門替據九提親，接待她的，是蒙著面紗的護國大長公主。很快，親事就定下了，聽說朱太君和大長公主都很歡喜。

碧姜不知道同意親事的護國大長公主在想什麼，她只知道自己感覺怪怪的，他要娶自己，結果提親的是他，同意親事的還是他。

一切的一切，就好像全他一人決定了，這種感覺真是說不出的奇怪。

兩家人訂親得急，之前毫無徵兆可言，因此消息傳出後自是引來多方揣測，更甚者，有人猜測把玉山郡主嫁給敬國公完全就是護國大長公主的私心。

既是私心，自然沒有道理可言。

齷齪之人自有齷齪之人的想法，在暗處道大長公主的心思見不得光，一方面愛敬國公的顏色，一方面又愛玉山郡主的美色，為了永遠佔有兩人，索性把兩人湊成夫妻。

如此一想，倒讓他們的婚事蒙上了令人同情的色彩。

但世家之中極少有這樣的想，官宦人家結婚親，講究的是門當戶對，至於其他的事情，無論有多麼不堪，終究會掩在光鮮的身分之下，最終湮滅。

前幾日，朱太君還忙活著替國公爺相看，有人想起來，那一日，朱太君似乎與玉山郡主相談甚歡，許是因為那樣才會定下玉山郡主。

只可惜了敬國公，好好的大家公子，竟配上一個落花巷中出來的女子，縱使那女子現在有了郡主的名號，可依舊掩蓋不了她原本低賤的出身，堂堂一個國公府娶進這麼一位主母，終究落了下乘。

消息在永忠侯府傳開，最先氣倒的就是周琴娘。

「娘，她怎麼可以嫁給敬國公？不是說好要嫁給哥哥的嗎，怎麼出爾反爾？」

周老夫人沉著臉，道：「哪有說好？不過是我們猜測而已。」

「我不管，她本就是要給哥哥做妾的，說到底是哥哥的女人，怎麼可以嫁給敬國公？娘……妳要幫女兒，女兒除了敬國公，誰也不想嫁！」周琴娘說著，跺了一下腳，又狠聲道：「原來大長公主中意的一直都是敬國公，她怎麼那麼不知羞恥？明明是哥哥的妻子，卻記掛著別的男人，為了得到敬國公，她無所不用其極，居然把那個低賤女子塞給敬國公。」

「琴娘！」

周老夫人極少看到女兒這模樣，面目猙獰，滿目的恨光，整個人帶著癡狂，哪裡有半點世家閨秀的樣子，若是外人瞧見了，誰敢聘回家為宗婦？

「妳趕緊住口，大長公主的事情，哪裡是妳能亂說的。敬國公那一府亂糟糟的庶出，妳又不是沒見到，妳以為嫁進去會有好日子過嗎？再說現在他們已經訂親，妳還想如何？」

「女兒不想如何，我就是嚥不下這口氣，憑什麼是她？憑什麼？」周琴娘喊著，跑出了屋外。

周老夫人氣得肝疼，身邊的婆子忙替她撫著胸口。

「妳快……派人跟著，不能讓小姐闖出禍來……」

婆子忙派人出去追周琴娘，只見她一路跑著，直奔思玉軒。

周梁這時正好在綠衣的屋子裡，她進去後，把周梁拉出來，劈頭蓋臉就道：「哥哥，他們太欺負人了！怎麼能這麼對你，你做錯了什麼，大長公主竟這般下你的面子？那玉山郡主明明是要給你做妾的人，為何轉眼被封為郡主，還被許給了敬

國公？」

綠衣在屋裡聽到聲音，心中一喜，碧姜姊姊被許給敬國公了？雖然她沒有見過敬國公，但一聽國公的名頭，那可是了不得的身分，比侯爺還要尊貴。

她忙抬起身子，側耳細聽。

只聽到周梁低聲訓斥周琴娘，「妳一個未出閣的姑娘家，大呼小叫地議論別人的親事，成何體統！」

「哥哥，哪裡是別人的親事，那玉山郡主……」

「好了，妳若再揪著她曾在侯府裡待過的事情不放，讓別人如何看我們侯府？」周琴娘急得直跺腳，哥哥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？他們侯府都被欺負成這樣了，他居然還無動於衷。

「哥哥，難道你就願意讓敬國公這樣一直壓著你，在差事上壓著你，連娶妻都要壓你一頭，你就甘心屈於人下？」

周梁的臉已經冷如寒霜，他確實不甘心，但他能做什麼？去找大長公主理論，說玉山郡主原是他的女人？那樣大長公主會如何看他？天下人又會如何恥笑他？把自己攤在別人的面前任人嘲笑，怨他辦不到。

「妳趕緊回去，婚姻大事自有父母做主，我的婚事如此，妳的婚事亦是如此。妳放心，娘會替妳選個好人家，其他的不是妳該操心的。」

妹妹想嫁給敬國公的事情瞞不住周梁，之前他確實有過與據九搞好關係的念頭，也就默許娘和妹妹的行為，但現在，既然敬國公和玉山郡主的親事已經定下，他們只能靜觀其變。

「哥哥……」

「妳趕緊回去。」

周琴娘恨恨地看了屋內一眼，氣憤地道：「哥哥，你變了，你居然甘心守著一個低賤的妾室，不思進取……」

「琴娘！」

周梁喝斷她，面色黑得嚇人，若這人不是他的妹妹，他早就命人給轟出去了，但即便是自己的妹妹，說出這樣的話也是十分無禮的。

周琴娘被他的臉色嚇住，思及自己方才說的話，跺了一下腳，掩面離開。

屋內的綠衣把兄妹兩人的話聽得清清楚楚，別的她可不在意，她只關心碧姜姊姊的婚事，真好，碧姜姊姊能嫁入高門為妻，這可是她們所能擁有的最好的結果。不一會兒，黑著臉的周梁進來，綠衣忙裝作昏昏欲睡的樣子。

「剛才琴娘的話，妳都聽到了？」

「哦，哦……」綠衣應著，低著頭。

「玉山郡主與敬國公府訂親是件大喜事，琴娘不懂事，口不擇言，妳一向懂事，知道什麼該說，什麼不該說，他日見到郡主，切莫提及，以免郡主多想。」

「是，侯爺。」綠衣乖巧地應著。

周梁眼神幽遠，站了一會就離開了。

而此時的碧姜則是送走了宮中的來人。

太后要見她，宣她明日進宮。

她剛一訂親，太后就宣她進宮，想也知道是因為這門親事，只是不知真正要見她的是太后，還是趙家那位九姑娘。

敬國公這個身分，足以令別人眼紅。

而她，一個毫無根基的女子，在別人的眼裡，就算是有郡主的身分，終是逃不脫那低賤的出身，所以她能許給敬國公，那是誰都想不到的，包括她自己。

據九不在護國大長公主府，她早早沐浴過後就上床睡覺，為明日進宮養足精神。臨就寢前，挽纓端著熬好的補湯進來。

她聞著味道，下意識就皺了皺眉。

「郡主，隱公子可是交代過奴婢，一次都不能落下。」

「妳現在倒是聽他的話。」她酸酸地說著，不情願地接過湯碗。

挽纓低頭偷笑，她總覺得，變成另一個人的主子似乎真的變小了一些，有些像主子還年少的時候，總會流露出許多真性情。

眼見著碧姜仰頭喝完藥，她忙把玉碟子遞上前。

碧姜捏了一枚果脯放進口中，嚼了幾下，壓住那些苦味，良藥苦口，雖說只喝了幾天，她確實覺得血氣旺了一些。

知道他是為自己好，所以嘴裡雖然抱怨著，心裡卻很受用。

一夜好眠，碧姜不到卯時就醒來，接著就是梳洗打扮，整裝進宮，等到宮門口時，天已灰亮。

小太監把她引到萬福宮，不出所料，太后身邊果然站著一位少女，應該就是那位趙靜玥，多年前，碧姜曾見過趙靜玥，不過那時候趙靜玥還是一個不到十歲的小丫頭。

趙靜玥長得不差，容貌秀麗，穿著的宮裝素雅卻不失華麗，上面描繡著梅花，雙臂挽著飄逸的雲紗，妝容與髮髻搭配妥帖，髮間還簪著鮮花，渾身上下都透著雅致，又不失端莊。

趙家的姑娘從表面上看，都帶著書香世家才有的矜貴，以前的皇嫂是這樣，現在的趙九娘亦是如此。

一晃十一年，小姑娘長成了大姑娘，竟然要和她搶男人了。

搶男人這三個字一冒上她的心頭，她自己都愣住了。

曾幾何時，隱在她的心中，已經是男人了嗎？

行過禮後，太后並未讓她起身。

現在的太后，與上次進宮時的樣子判若兩人，許是殿中沒有外人，連樣子都不用裝，碧姜能感覺到兩道目光齊齊盯著自己，自上到下地打量著她，這種目光很令人不舒服，就像是在打量什麼貨物一般。

或許她們在想，就憑自己現在的身分，若不是撞大運，怎麼能被封為郡主，還能許給一個國公？尤其是趙靜玥的眼神，挑剔中夾雜著嫉妒。

過了許久，碧姜才聽到一聲極冷淡的平身。

讓她起身後，太后自顧自地喝著茶水，又把她晾了一會兒。

碧姜心中好笑，這些手段，從前的自己似乎也用過幾次，而現在，輪到別人用在她身上了，或許是已經適應了現在的身分，她倒不覺得難堪和不自在。

又過了許多，上頭又傳來冷淡的聲音，「大長公主的身體可好些了？」

「托太后娘娘的福，大長公主的身子並無大礙。」

太后極冷地哼了一聲，怪不得有精力操心別人的婚事，原來是身子大好了，一個出嫁的大長公主，時時妄想插手宮裡的事情，連朝中的重臣婚事都要插一腳，著實可惡，一個賤籍出身的女子也被當個寶！

冷哼雖輕，碧姜卻聽得很清楚，想來太后是故意擺明態度，讓她回去轉告給大長公主知曉。

她的心情莫名複雜起來，皇嫂不知道她就是真的大長公主，同一時間，她再一次對自己以命相護的皇家感到失望。

太后似是極不願意與她說話，問完這句話就又把她的晾著。

碧姜身姿未動，依舊保持著恭敬中微低頭的姿態。

趙靜玥的眼神閃了閃，都說玉山郡主出身不堪，這禮儀倒還算不錯，也不知大長公主在她身上費了多少心思，愣是把一株野草給移進了溫室。

只不過，敬國公是什麼身分，豈是這棵野草能配得上的？落花巷出來的人，除了會上不了檯面的法子去取悅男人，還會做什麼？

她可識字，可會吟詩，可知孔孟之道，可知禮義廉恥？！

「太后娘娘，臣女聽說落花巷裡的女子都會唱小曲兒，不知郡主會唱嗎？」

太后聽了，臉一沉，「什麼唱小曲？那樣骯髒的東西哪能上得了檯面？」

趙靜玥像是知道自己說錯話了，忙道歉，「太后娘娘息怒，臣女失言了，想來郡主就算以前會唱，現在也忘了吧？」

「既然大長公主抬舉妳，請封妳為郡主，妳要切記，一言一行不可行差踏錯，千萬不要丟肅氏的臉，枉費大長公主一心為妳，替妳定了一門好親事。只是哀家聽說，在落花巷時，妳似乎還與一個書生有牽扯，可有此事？」

這堂姊妹倆一唱一和的，原來是想給自己下馬威。

「回太后娘娘的話，絕無此事。當初在落花巷時，隔壁確實住著一位書生，但我們並不相熟，更別提有牽扯。」

「是真是假，哀家現在也不去追究了，妳只要記得以後謹言慎行，切莫還留著以前學的那一套，丟了大長公主的臉。」

「是，臣女謹記。」

這樣的話雖然侮辱人，但碧姜覺得，比起刀劍來，不痛不癢的，就讓她們過過嘴癮吧，至於以後自己如何，可不是她們說了算的。

可看她的態度越端正，舉止越沒有差錯，趙靜玥心裡就越不舒服，恨不得她像那些落花巷裡出來的女子一樣，行為不端，那樣自己還能有藉口好好訓斥一番。

太后何嘗不是這樣想的，看到她就想到大長公主，越發覺得礙眼，偏生這低賤地

方出來的女子，還端著一副貴女的作派，真當自己是金枝玉葉的皇家郡主了。趙靜玥看時辰差不多了，道：「太后娘娘，臣女與玉山郡主一見如故，不如臣女帶郡主出去走走？」

太后也道：「妳們去吧。」

碧姜一聽，就知道這堂姊妹倆是有了什麼計畫。

而太后說完那句話，就以頭痛為由，讓身邊的嬪嬪扶著她去了內殿。

趙靜玥先是和嬪嬪一起扶著太后進內殿，然後才轉身朝碧姜走來，她行走間，腰肢不動，連裙襪都像是被拽著往前緩緩拖動，絲毫沒有左右飄搖。

若不是差了輩分，只怕這位趙九娘是要做皇后的，碧姜想著，心中不由得冷笑。

「玉山郡主難得進宮，倒是趕巧，宮中有一處玉簪花開得極美，臣女帶郡主前去觀賞。」

玉簪花並不名貴，是以整個宮中唯有她原來住的宮殿裡有種植，因花中含著她的名字，深得她的喜愛。

所以等會趙靜玥是想帶她去那裡？她低著頭，心裡有些懷念。

她故作小心地跟在趙靜玥的身邊，趙靜玥說完那句話，好像也不太願意搭理她的樣子，並沒有再多說。

在趙靜玥的心中，若不是礙於碧姜現在的郡主身分，恐怕連和她同處都覺得降低身分。

兩人出了萬福宮，走了一段路，繞過一個又一個宮殿。

碧姜對宮中的地形瞭若指掌，越走越覺得熟悉，睽違多年，重臨舊居，沒顧得上感慨歲月流逝，只在心裡猜測著，太后兩姊妹把她引到此處是何用心？

宮殿久無人居住，冷冷清清的，竟然讓人覺得有些荒涼。

「玉山郡主可知道，這裡是誰的宮殿？」

「不知。」

趙靜玥露出一個意味深長的笑，「這裡曾是護國大長公主的宮殿，妳深得大長公主的喜愛，想必很想看看大長公主當年的住處吧？」

「當年宮中唯護國大長公主一位公主，公主的宮殿是除了太后、皇后之外，宮中最大的宮殿，只是時過境遷，這裡竟是有些落敗了。」

這是借喻護國大長公主現在今非昔比，不復往日恩寵嗎？碧姜凝著眉，她猜這姊妹倆是想借自己的口，把話轉達給隱。

趙靜玥帶著碧姜進去，裡面與她住著的時候有很多的不同，傢俱什麼的都在，但已沒了人氣，宮殿中能搬走的擺件，也搬得一乾二淨，除了自己離宮裡帶走的一部分，還有一部分不知是否被人給搬走了。

所謂人走茶涼，更別說她在邊關一待就是八年。

不過太后姊妹倆召她進宮就是為了婚事，她們不可能不會提到。

果然，趙靜玥開口了，「聽說郡主被許給敬國公，世人都覺得郡主有福，值得恭賀，但靜玥卻替郡主不值，被人利用還不知情，實在令人氣憤，不知郡主可知大長公主與敬國公的事情？」

碧姜明白她的用意，她是來勸自己主動退親的，故道：「有所耳聞，但傳聞不能全信。」

「郡主可曾聽說過無風不起浪？妳想想看，別人為什麼會那樣私議大長公主與敬國公？而且敬國公年歲不小了卻一直沒有娶妻，怎麼就同意與妳訂親了？無非妳是大長公主推薦的人，他們為了避人耳目，達到長相廝守的目的，只好用妳來做藉口，妳若真嫁過去，這輩子就毀了。」

碧姜低頭失笑，趙靜玥怕是真把她當成沒見識的女子，說話直白毫不遮掩。

她道：「趙小姐說的話，玉山不明白，大長公主和侯爺已經和離，若是她與敬國公真有情意，為何不直接嫁給敬國公，又何須遮掩？」

這話倒是把趙靜玥問得一愣，心道：這玉山郡主倒還不算是太蠢，不過她們也不打算真的規勸就是了。

她微微一笑，「郡主若是這般想，靜玥也沒法子，只不過大長公主自三年前歸京後，越發的深居簡出，有些想法旁人著實難懂。」

一個五品小官家出來的女兒，居然敢談論一品護國大長公主，想來也知道在趙家人的心中，根本就沒把她那大長公主的身分放在眼裡。

是了，她們以為現在天下平定不會再用到自己，再者陛下已親政多年，在朝中有自己的親信和心腹，就不會再倚靠她這個皇姑姑了。

如此想著，碧姜莫名地替自己覺得悲涼，天家親情竟寡淡到了如斯地步。

在她思量的這一小會兒，趙靜玥已退到門外。

聽到清脆的落鎖聲時，她苦笑一聲，突然明白了她們的打算，這座宮殿裡，必定還有什麼東西在等著她。

好在這是她的宮殿，她清楚裡面的一切佈置，以及各個機關暗室，這點是她們沒有料到的，也是她能逃脫的關鍵。

她假裝呼喚了幾聲，沒人應答，開始嚶嚶啜泣。

外面的趙靜玥聽到，嘴角勾出一抹殘忍的笑。

碧姜一邊假哭著，一邊往密室的方向而去，突然間，她聽到一絲異動，像是腳步聲，腳步聲急促，不似女子。

她心中冷笑，趕緊朝自己的書房跑去，擰下暗鈕，閃進了密室。

很快，躲在密室中的她聽到腳步聲，有人進了書房，似乎還「咦」了一聲。

她屏著氣，聽到那人在四處找她。

趙靜玥的法子很老套，卻是最簡單有效的，若是她猜得沒錯，剛才那人應該是宮中侍衛什麼的，只要她失了清白，不管自不自願，總歸是再也嫁不成一個國公爺了。

趙家自詡清貴，想不到養出來的姑娘如此下作，不知皇兄在天有靈，看到自己親自選的皇后用如此手段對付自己的妹妹，會有何感想？

有些事情不能去深想，但凡是往深裡一想，就覺得自己死得太過不值。

第二十五章 拒絕和親的手段

碧姜靠在密室的牆壁上，過了一會兒才朝下走去。

這是密室通往的地方正是御花園。

出口處在一座假山裡面，她在出口的地方等了一會，想確定附近無人時再出來，她將耳朵貼在石門上，卻聽到有人在說話。

「母后，兒臣覺得此事不妥。」

原來是太后與陛下，她想著，凝神靜聽。

「陛下，哪裡不妥了？你皇姑姑現在是和離之身，又不能孕育子嗣，說白了，燕赤可汗願意娶她，那是兩全其美的好事。一則我們與燕赤是姻親，可免於戰爭之苦；二來也是替你皇姑姑找到好歸宿。你沒聽燕赤來使說，他們可汗自幾年前就一直愛慕你皇姑姑，只要你皇姑姑嫁過去，他們願意對我們大肅俯首稱臣。」

「不行，父皇在世時對燕赤人恨之入骨，我們不能與他們聯姻，何況他們要求聯姻的人還是皇姑姑。」

「乾兒，哀家知道你與大長公主姑侄情深，但你是帝王，怎麼能婦人之仁？你要以天下江山社稷為重，我相信你皇姑姑如果知道自己這一嫁能免去百姓生靈塗炭，她也是願意的。」

碧姜按著自己冰冷的心，她願意嗎？她不願意，她寧願與燕赤死戰到底，也不願意嫁去燕赤。

外面，年輕的帝王低著頭，目光沉痛，「母后為何一直不喜歡皇姑姑，她為我們大肅做得實在是太多，到現在一身的病痛……」

「乾兒，你怎麼會這麼想？哀家都是為了陛下，為了我們大肅的天下。」

「都是為了朕？或許就是因為這個，母后，當初妳不願意兒臣娶皇貴妃，兒臣依了。為了此事，兒臣常覺得對不住皇姑姑，皇姑姑當年出征時，費盡心思安排好朝中的事情，可是……現在妳還想利用她去燕赤和親，母后，怨兒臣難以從命！」太后眼睛一掃，宮人都跪得遠遠的，此地只有他們母子兩人，「乾兒，你可知道，自打你出生後，你父皇就恨不得把你抱給你皇姑姑撫養。自小你就與大長公主親近，與哀家疏遠，為什麼？哀家才是你的母后，為了江山，哀家忍了，憑什麼你皇姑姑就不能為江山做出讓步！」

為了大肅江山，她連命都沒了，他們還想讓她怎麼樣？原來在太后的心中，她的一條命，是他們母子可以隨意處置的。

此時的碧姜不光是心冷，只覺得自己像置身在冰窟一般，感到徹骨的冷。

「母后，朕決不同意這樣做。」

年輕的帝王雖然據理力爭，但氣勢明顯不足，語氣也不那麼堅定。

碧姜垂著眼眸，忽然想起了皇兄，若是皇兄當政，會犧牲自己以換來與燕赤的和平共處嗎？一時之間，她有些不敢去想。

帝王無情，怕是皇兄也會遲疑吧。

「陛下，你要想想天下百姓，大長公主現在身子一日不如一日，你覺得她還能帶兵出征嗎？萬一燕赤惱怒我們，起兵再犯，試問朝中還有誰能出征抗敵？從前次休戰到現在不過三年，咱們大肅還沒有將養好，若再次開戰，恐怕……」

「母后……」皇帝無奈地喚著。

太后的語氣也緩下來，循循勸導，「陛下，到底哀家是你母后，還是大長公主？乾兒，母后不會害你，倒是你姑姑，分明是存了架空哀家的心。她一心想取代哀家，生生地奪走你！」

「母后，姑姑沒有與您搶朕……」

「她沒有嗎？未曾離京前，你都是由她教導，她離京之時，還特意替你選好皇后，她把哀家當什麼了？哀家可是你的親娘，別人都說婚姻是父母之命，可哀家這個當親娘的都沒有說話，她一個做姑姑的就能私自定好你的終身，你可是一國之君，不是尋常人家的公子！」

這一番話，讓年輕的陛下被她說得似乎有些動搖。

太后擺了擺手，「好了，這些暫且不說。你看看她現在做的事情，哪裡還像個皇家公主？先是與敬國公有私情，接著還要封一個瘦馬為郡主，這些陛下都順著她的面子，她就應該知道感恩，替我們大肅出使和親。」

「母后……此事絕對不成，父皇會怪罪兒臣的……」

太后冷冷地道：「你若讓燕赤人打進來，你父皇才會怪罪你。陛下，萬事是小，江山為大，哀家想著，大長公主若真是一心為大肅，必會同意此事的。」

年少的帝王不再吭聲，似是在思考。

碧姜將他們的對話聽得一清二楚，陛下在猶豫，可見是動了心思的。

或許一開始她就錯了，她怎麼能期望侄子會像皇兄一樣護著她？她出征八年，皇侄正是漸長的年紀，一切都在太后的掌握之下，趙氏這樣的人，又能教出什麼樣的帝王？

不知過了多久，假山外的腳步聲遠去。

碧姜蹲著身子，突然不想出去了，她不想去面對那些所謂的親人，不想去面對那些心心念念算計她的人。

父皇，您留給女兒的使命，女兒拚盡了性命，已經盡力了。

過了很久，她突然無聲地哭起來，面上卻淚水橫流。

隱說得沒錯，她只是她，什麼護國大長公主，與她有什麼關係。

她突然有些慶幸，慶幸那個身為大長公主的自己早早地死去了，若不然，自己再面對這樣的處境，進退兩難。

整理好心情，她出了密道，呆呆地走出假山。

御花園中片片花紅，有蝶兒在飛舞，這是她原來最喜歡的景色，但此時的她，已無法體會從前的心境。

帝王家無情她是知道的，父皇不止一次地說過，可她以為她和皇兄是不一樣的，對於皇兄的兒子，她視為自己的責任，守護他責無旁貸，然而別人似乎只把她當成一件工具。

碧姜儘量靠邊走著，幸好之前那對母子駕臨御花園，不讓宮人們靠近，她此時一路出了御花園，都沒有碰到一個宮人。

腦子裡想著接下來的事情，她故意繞道到原來宮殿的附近，眼看著有宮女近前，杏色的宮裝，應是某個宮裡得用的大宮女。

「敢問姑娘是？」那宮女問著。

「我是玉山郡主，趙小姐帶我在宮中賞景，去到了原護國大長公主的宮殿，我進去後，不知怎麼地從後門出來，轉了一圈也找不到正門。」

宮女明白過來，「原來是玉山郡主，奴婢是皇貴妃宮裡的人。」

順著宮女的視線，她發現皇貴妃住的宮殿離自己原來的宮殿不遠，可以說是最近的一個。她記得，自己當年住在皇宮時，旁邊的宮殿都是空置的。

「我們娘娘自己選的宮殿，說是離護國大長公主的宮殿近些。」

聞言，碧姜微微一笑，在這宮中難得還有人是真心記得她的，就憑這一點，證明自己當年眼光不差。

正說著，就看到宮殿那邊又來了一個宮女，與眼前的宮女一樣的打扮，應該也是皇貴妃身邊的大宮女。

「奴婢見過玉山郡主，我們娘娘在裡面聽到聲音，得知郡主在此，特命奴婢過來請郡主進殿一敘。」

碧姜沒有推託，隨兩位宮女進了皇貴妃的宮殿。

這座宮殿論規模，並不大，還比不上離得遠些的四大妃子住的宮殿，想來皇貴妃確實是想離自己住的地方近一些。

此時，皇貴妃正坐在一棵樹底下，她的長相大氣，令人一見就舒服，周圍搭著花帳，用輕紗遮著，防止蚊蟲。她的身邊，明黃錦緞鋪著的搖籃中，睡著一個胖乎乎的嬰兒，應是皇貴妃所出的二皇子。

「本宮聽說太后今日請郡主進宮，不想能在自家門前看到郡主。」皇貴妃笑著，示意她就坐。

碧姜側著身子坐在春凳上，也笑了一下，「也是趕巧，趙小姐帶臣女參觀大長公主的舊居，不想臣女一進殿中就迷了路，趙小姐也不在身邊，臣女自己胡亂走著就從後門出來了，正想著如何繞到前門，就碰到了娘娘宮裡的人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趙小姐經常住在宮裡，確實比郡主熟悉得多，大長公主的宮殿很大，佈局精巧，郡主算是誤打誤撞找到後門，若不然，在裡面自己轉出來，怎麼也得個把時辰。」皇貴妃說著，頗有深意地看她一眼，喝了一口茶。

這一個時辰，就能發生許多事情，等到趙靜玥再假意派人找到她時，一切為時已晚，想來太后和趙靜玥安排的人應是宮中侍衛之類的，這樣出事後才會有合理的解釋。

「下次郡主再和什麼人一起，必定要時刻跟著那人，否則還會迷路的。」

「多謝娘娘的忠告。」

此時，搖籃中傳來咿咿呀呀的聲音，是二皇子醒了。

他不哭不鬧的，睜著烏溜溜的大眼睛看著她們，蹬著有勁的小腿，正玩著胖手。皇貴妃的臉上泛出慈母的光，不假手宮人，自己從搖籃中抱出二皇子，托著腰身，攬在懷中。

在她懷中的二皇子對著碧姜笑了一下，露出兩顆小白牙，而他的小胖手一刻沒停，不停地扯著皇貴妃的頭髮、衣服。

碧姜這才發現，皇貴妃頭上無任何飾物，想來是怕二皇子扯到。

「二皇子乖巧聰慧，機敏過人，娘娘真是好福氣。」

「本宮只想著他能平安就好。」

在宮裡，最難得的是平安。皇貴妃看得明白，不求富貴，只求平安。

碧姜感慨著，當年離京時皇貴妃才九歲，那時候的她見過不少世家貴女，要麼是覺得心性不夠堅定，要麼是覺得性子不沉穩，倒是第一眼看到皇貴妃時，就覺得此女大氣。

不愧是自己看上的人，長成後果然通透，知道自己要什麼，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麼。

一個宮中的皇子，首先要平安才能有其他的可能，否則一切都是鏡花水月，轉眼即逝。

「皇貴妃心誠，二皇子必能如您所願。」

皇貴妃聽到她這句話，露出一個真誠的笑意，心道：這位玉山郡主果然是大長公主看中的人，雖然出身低，人卻是聰明的，自己說的話她都能明白，就憑這份心智，難怪能得大長公主看重，許配給敬國公。

不過敬國公青年才俊、位高權重，趙家早就盯上這門親事，如今被奪走，那趙靜玥心裡必定記恨。

「借郡主吉言，本宮一見郡主，就像是看到大長公主一般，倍感親切，還請郡主回去後替本宮問個好，替本宮向大長公主請安。」

「一定的。」

之前碧姜遇到的那位宮女走過來，稟報道：「娘娘、郡主，奴婢方才去了大長公主的宮殿，聽到趙小姐急得都要哭了，命人四處尋郡主。」

碧姜低頭一笑，趙靜玥倒會作戲。

「奴婢已告訴趙小姐，郡主在娘娘這裡。」

趙靜玥必是十分吃驚吧，碧姜想著，站起身來，「貴妃娘娘，玉山該告辭了，想來趙小姐一定心裡著急，玉山有些過意不去。」

「郡主既然有事，本宮就不多留，以後若是再進宮來，可以來尋本宮。」皇貴妃說著，命人送她出去。

那宮女一直把她引到大長公主的殿門前才告退。

趙靜玥見到她，一臉焦急地上前來拉著她，「玉山郡主，妳去哪裡了？差點沒把臣女急瘋，殿內都被翻了遍，也沒找到郡主……」

「趙小姐，都是玉山不好，這裡實在是大，玉山走著走著，不知怎麼就從後門出去了，幸好碰到皇貴妃身邊的宮人，這才……」

「原來如此。」趙靜玥的語氣中帶著失望，「既然郡主沒事，我們就回萬福宮吧。」

事情沒成，趙靜玥剛才作過戲後，連多餘的眼神都懶得給碧姜。

碧姜不以為然，趙家姊妹想她只是個從落花巷裡出來的女子，所以連算計都是那麼的粗陋，如今以為十全九穩的事情落了空，恐怕心裡還在罵自己走了狗屎運吧。到了萬福宮，太后看到她，明顯一愣，可很快就收斂神色，問道：「方才靜玥找

不到郡主，都快急哭了，郡主是去哪裡了？」

「回太后的話，玉山原是與趙小姐一處的，誰知趙小姐走得快，臣女沒能跟上，稀里糊塗的在殿內亂走，不料竟然從後門出去了，恰巧碰到皇貴妃身邊的宮女，就去向皇貴妃請了安，坐了一會。」

「都是靜玥的錯，是靜玥身邊的丫頭有事請示，靜玥這才與她說了幾句話，誰知一轉眼郡主就不見了人影，幸好郡主沒事，否則靜玥真是難辭其咎。」

這麼說，錯的還是她？但碧姜並不爭辯，那門被關上，落鎖聲她可聽得一清二楚，如今趙靜玥說什麼就是什麼吧，過多的爭執只會把事情越扯越遠。

對於殿中藏著的人，既然沒有人提起，就讓太后和趙靜玥以為她是真的從後門出殿，逃過一劫吧。

這時，太后凌厲地看了一眼趙靜玥，再看向碧姜，道：「沒事就好，以後切記，宮中不比市井，不可隨意亂走。」

碧姜低下頭，太后和趙靜玥眼見著事情未成，想來心中十分惱怒，她柔柔地道：

「玉山謹記太后娘娘的話，今日讓趙小姐擔心了，是玉山的錯，還請太后恕罪。」

太后擺了一下手，輕描淡寫地道：「妳初次進宮不懂規矩，下次可要長長記性，否則犯了什麼錯，連哀家都救不了妳。」

嘴裡說著不怪罪，話裡卻還是在警告她，碧姜低著頭，許是心裡對曾經的身分完全放棄的關係，再聽到曾經的皇嫂用這樣的語氣訓斥她，她心中毫無波瀾。

世間最令人傷心的，莫過於親人的算計，她應該慶幸自己生在帝王家，本就親緣淡薄，否則還不知道要難過成什麼樣子。

「是，太后，玉山謹記。」

折騰一番，事情沒成，太后不想再看到她，命人送她出宮。

出宮時一切順利，並沒有生出什麼波折，碧姜的腳一邁出宮門，心裡就覺得踏實不少，她以前不曾想到，不還是回家也能如此提心吊膽。

天氣很熱，她一路走來，額間出了薄汗。

趙嬪正守在馬車旁，一看她現身，忙上前相扶，「郡主，您總算出來了。」

碧姜示意她什麼都別問，在她的攙扶下上了馬車。

見趙嬪並未跟上，她還納悶著，可一掀開車簾就看到裡面坐著的男人。

他先是不動聲色地掃視一遍，見無大礙，懸著的心才放下來。

她坐在靠座上，就著他遞過來的玉碗喝了一碗櫻桃酪漿。

酪漿沒有冰鎮過，少了些許味道，她微皺著眉看向他，心裡輕輕地歎口氣，他管得可真夠多的，什麼冰涼的東西都不讓她碰。

馬車行駛起來，平穩快速。

一碗酪漿下肚，碧姜才覺得緩過勁來，她放下碗，他隨手擱進馬車的暗格裡。

沉默了一會兒，她忽然道：「燕赤派人來求親，這事你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。」他回答。

那些燕赤人賊膽不小，也不知是誰給他們的底氣，讓他們敢來大肅求娶護國大長

公主，可陛下沒有當場駁回燕赤人的求親，說明是動了一點心的。說實話，他對陛下很是失望，為了江山和陛下，護國大長公主一介女流奔赴邊關，抗敵八載，誰知現在敵方求親，陛下竟猶豫了，陛下難道不知燕赤人用意不純，明為求娶，實則暗藏見不得人的心思。

他不想她糟心，所以才沒有提，也是因為他心裡已有了應對法子。

碧姜面露苦笑，他肯定是怕自己傷心，所以才沒有說的。她的心，哪裡還有什麼可傷的？人都死了，留下這顆心，說不定就是老天爺替她不值，想讓她親眼看看，所謂的「一生要守護的人」是怎麼對她的。

她無比慶幸，自己能重活一回，要不然，她死得該有多麼的冤！

「我想真正的死去，世間不要再有所謂的護國大長公主。」那樣誰也不能再利用她，她也不要再為所謂的家國興亡費心神。

什麼護國大長公主，她不稀罕！又不是她的國，她何必相護？

「好。」這個想法，與他不謀而合。

馬車一路碾著青石板，發出「嘩嘩」聲，碧姜靠在車壁上，像是在想事情，其實什麼都沒有想，她聽著人聲、車馬聲，突然覺得這一切離自己好遠。

過了不到半個時辰，馬車停在護國大長公主府的門口，府門外的石獅依舊威武雄壯，她再次看到熟悉的府邸，心境已經天翻地覆，光影翻騰，往事一幕幕想起。護國大長公主……多麼尊貴的身分，又是何其的悲涼，自己拚死相護得來的結果，竟然這般不值得。

父皇，身為大肅的大長公主，兒臣已拿命相抵，從今往後，我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，只想過一些簡單的日子。

皇兄，你我的兄妹情誼，皇妹自認沒有辜負過，至於今後，這天下的興亡與我無關，為帝者，理應肩負起江山的重任，陛下已經長成，為人夫、為人父，他的天下他自己守護。

她的腳慢慢踏上臺階，凝視著匾額上的「護國大長公主府」幾個字，過了許久才垂眸低首，冷著臉進了門。

自始至終，據九都站在她的身後，沒有說一個字。

挽纓一看兩位主子的臉色，就知道此行進宮必是發生了什麼事情，她什麼也沒問，只服侍碧姜更衣梳洗，再扶她躺在床上。

碧姜什麼也不想說，什麼都不願再回想。

挽纓見她這般，悄悄地閉門退了出去。

碧姜躺了許久，聽到開門聲，心知是挽纓重新進來。

挽纓似乎開了櫃門，因為她聽到衣服的窸窣聲，睜開了眼睛，果然就見挽纓在收拾東西，桌上已經打好了一個包袱。

似乎是有所感應，挽纓回過頭，見她已醒，忙過來解惑，「郡主，是隱公子吩咐的，說你們要去京郊的莊子上住一段時間，方才奴婢已經把大長公主的東西都收拾過了。」

她這麼一回，碧姜就知道原因了，便點了點頭。

夜長夢多，確實應該立刻行動起來，隱比她要果斷，反應迅速，若真等宮中和親的旨意下達，事情恐怕會變得一發不可收拾。

第二天，天還灰亮著，大長公主府中一輛最不起眼的藍呢暗紋馬車就駛離城門，消失在灰色天際的郊外。

與此同時，護國大長公主病重的消息就在京中流傳開來。

太后很是震驚，在這個節骨眼上護國大長公主病重，莫不是他們逼得緊，大長公主心裡有了不滿？

反正她是不相信大長公主真的病重，那時不時出現在宮中的大長公主，看著不像是身體多不好的樣子，她病就病吧，只要陛下真決定送她去和親，她也不能抗旨。太后想著，思量著該怎麼勸陛下同意燕赤使者的請求。

而皇帝聽到這個消息，什麼都沒有說，只是賜了不少的藥材補品送到大長公主府。反觀燕赤的使者，不知受到誰的指點，也不著急，慢悠悠地在行宮住下來，頗有不達目的誓不回國的氣概。

大長公主突然一病不起，去了京郊養病，京中猜什麼的都有，有說大長公主當年在邊關受過重傷，身子早就垮了。還有人猜說，怪不得大長公主急著與永忠侯和離，說不定就是因為自己的身體不行了。

這麼一說，大長公主倒是有情有義，哪裡是喜新厭舊的人。

但不論外界怎麼傳，碧姜都是聽不到的，她已經在自己原來的秀水山莊住下，這座莊子是父皇賜給她的，說來，她與隱的初識就是在此地。

兩人此時正在站那堵圍牆之內，莊子在山腳下，比京中涼一些，她裹著一件錦緞披風，立在圍牆之下。

猶記得當年，她就是從這裡翻牆出去才碰到隱的。

據九站在她身後，從京中到這裡，她一句話也沒有說，他知道，她心裡定不如表面那樣平靜。

往事歷歷在目，一別經年，已物是人非，她感慨著，伸手去摸那牆磚。

當年身為大長公主的自己可曾想過有一天會戰死沙場？可曾想過皇兄的兒子會起了送自己去和親的心思？這般想著，面上浮現苦笑，眼底卻沒有半滴淚水。

一生之中最大的不幸，是生在皇家；一生之中最大的幸運，也是生在皇家。皇家的無情，皇家親緣的淡漠讓她心硬如鐵。

「我們要在此住多久？」她問身後的據九。

據九明白她的意思，她是在問，護國大長公主這個身分還要多久才能真正的消失。

「很快，短則三五日，長則七八日。侍劍已在路上，算日子，此時應過了冷河。」

原來他行事已經想在她的前頭，或許是燕赤派了使者之後他就有所行動了，如此也好，她真正的軀體死去，眾人可見，總好過要想其他法子來掩蓋事實。

「當年你沒有把我下葬，看來做對了。」她無悲無喜地說著，嘴角微垂。

縱使心裡不痛苦，但還是有一絲難過，替自己悲哀，替自己感到不值。

或許三年前，她應該真正的死去，何苦連累隱頂著她的身分，強撐了三年。

「是非對錯，蓋棺定論，身後之名，任憑人說。若不是我有幸得老天垂憐，許了另一條命，恐怕真正一死，過了奈何橋、喝了孟婆湯，什麼都不記得了。也許在過橋之前，還會為自己一生的功績自豪，覺得別人也會為我自豪，可如今看來，一切不過是我的自以為是。」

「有人為妳自豪，很多。」

他話不多，她轉過身，想像以前一樣拍拍他的肩膀，奈何現在兩人身高懸殊太大，看著自己伸出去的手，無奈一笑。

正想收回，手已被人抓住，牢牢地握在手心，手心之中傳來的熱力，乾燥溫暖。兩人四目相對，俱都沒有說話。

Crescent Family